寫作的副產品

言止善

作家於梨華說：「一個作家最大的快樂來自寫作本身——當然是指寫得順手的時候，次大的快樂來自讀者的反應、共鳴，最後的快樂才來自名和利。」這番話，很中肯，很眞誠。我不是作家，在寫作中也能或多或少體會到上述快樂。還有兩項意料之外的快樂，我稱它們爲寫作的副產品。

三十年前，我第一次投稿，寫的是對一個科學問題的看法，那是我在教學裡的一點心得。其時，「文革」剛結束，教學參考書奇缺，我將自己的心得公諸同好，不久就在雜誌上登了出來。稿費是五塊錢，約爲月工資的十分之一。

那篇稿子，是在一台縫紉機上完成的。當時，我們一家三代四口住在一間十多平米的職工宿舍裡。房門口的蜂窩煤爐子是我們「廚房」的大件。下雨天，去公共廁所必須打傘。稿子寫好後，妻子爲我謄了一遍，還加了一幅插圖。應當說，我的處女作正是「蜜月」的見證。後來，我每次拿出那本雜誌，就會回憶起當時的生活場景。它如同一張在旅遊景點拍下的照片，記錄了難忘的一頁。

早些日子看電視，見作家盧新華接受採訪。盧說，他的《傷痕》也是在一台縫紉機上完成的。「文革」的嚴冬過去後，對想表達的人來說，縫紉機才可以充當一張平靜的書桌，那上面可圓了不少人的夢呀。

寫作帶來的另一快樂就是我因之結交了一批認眞的朋友。在中國文化裡，朋友是五倫之一。父子之間的紐帶是血脈，夫妻之間的紐帶是婚姻，朋友之間的紐帶是志趣。有學者認爲，父子關係，夫妻關係，它們的最高境界是朋友關係。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我投稿，編輯審稿，我們的共同志趣就是希望出版物得到讀者的認可。大家齊心做的，就是這件事。我學習寫作以來，投的稿，數以百計，其中約有一半未能刊出了。未能刊出的原因，不外乎三個。第一，是有錯誤。第二，是別人早有表達，而且比我表達得好。第三，編輯和我有不同看法。這是正常現象，也是好現象——不然，世界將多麼乏味？

孔夫子說：「友直，友諒，友多聞。」在與我神交的編輯裡，至少有一二十位直友，諒友和多聞的友。我想，一個人，如果一輩子也不去想寫作這件事，他（或她）便像個只能看別人說話自己卻發不出聲的啞人一樣，那多憋屈。而且，不嘗試寫作，就失去了一個大好的結交朋友的機會，那多可惜。

我以爲，正是「寫作的副產品」成了我寫作的動力。「意料之外」四個字，常有陰差陽錯的意思，被用來解釋種種悲劇。其實也正是這四個字，可以讓你在不知不覺之中成爲某個喜劇裡的角色。

廣州版《殺人王》

許定銘

少時所讀的《中國殺人王》，是一九五〇年代，由香港新光出版社所出的，有《中國殺人王大戰扭計深》、《中國殺人王大破迷魂黨》、《中國殺人王大戰芝加哥》……等十多種，這套書曾斷版一段時間，六、七十年代由馬錦記書局重印過，事隔二、三十年，馬錦記版的已似鳳毛麟角，新光版的更是難得一見。

我拍得《中國殺人王大戰巫人國》非常高興，在某愛書人網站上和網友分享時，有人傳來短信，說他手上也有幾本《中國殺人王》，信來信往後，他終於答應把那幾本書讓給我。書到手後，拆開郵包一看，那是《中國殺人王大戰倫敦》、《中國殺人王大戰原子賊》和《中國殺人王大戰阿根廷》，三套共七冊，頗有點失望，除了印製粗劣以外，每本都很單薄，只有四五十頁，弱不禁風的樣子，非常可憐！比較意外的是這幾本書居然是一九四〇年代廣州達聰書社出版的，作者竟然是周遊而不是周白蘋。

周白蘋原名任護花，是甚少人研究的港粵通俗小說家及報人，是否曾用過筆名「周遊」，存疑。買到這幾本周遊的《中國殺人王》，最大的收穫是：原來《中國殺人王》系列早在一九四〇年代已面世了！

細閱手上這幾本廣州版《中國殺人王》，我大膽地作出推斷：這幾本劣質貨是老「盜版書」。

姚明退出國家隊之我見

楊百川

偃旗息鼓了三個月的美國NBA籃球大賽，已於十月二十九日再燃戰火，東西兩岸幾十支籃球精英，均在磨刀霍霍，準備施展渾身解數，在籃球架下一較高低，染指冠軍寶座。休士頓市的代表隊火箭籃球隊，自從七年前網羅到中國長城姚明加盟以來，一直都是豪情滿懷，目標直指頂峰的，可惜總是技差一着，不是進不了季後賽，便是在季後賽中首輪被淘汰出局，令休士頓市六百萬市民，令美加兩國幾百萬華僑，令十三億中國國民均搖頭嘆息。本屆組班之前，火箭隊高層及教練密商，邀得猛將阿斯泰加盟，可以配合姚明、麥基迪等組成堅強鐵三角，橫掃各勁旅。就在開賽鑼鼓快將打響前夕，突然從太平洋的另一邊上海傳出消息，姚明將會退出中國國家籃球隊，專責在美國NBA中作戰。不過姚之隊的負責人隆浩立刻否認，姚明並沒這個念頭，在這十多年的歲月中，儘管姚明經歷了多次的手術和傷病，但每一次國家隊集訓，他都是認眞對待，全力以赴的，雖然國內國外都有人勸姚明退出國家隊，不要在NBA和國家隊之間來回折騰，但姚明從來沒有這樣的想法。他仍然以身爲中國國家隊的隊員爲重。我作爲姚明的球迷，從休士頓火箭隊的立場來看，倒希望這是姚明的眞實想法——假設他暫時沒打這個念頭，也希望在新一屆NBA開打之後，盡早作出決定，及時退出中國國家隊！首先，姚明今年已二十八歲，他爲中國國家隊已拚搏了十二年，在這段光輝的歷程中，他參與了三屆奧運會，打過世界錦標賽，亞洲錦標賽合共三百多場比賽。今年八月在北京，他代表中國國家隊打進了八強的地位，是歷來最佳的成績之一，爲中國取得了榮譽，他感到無尚的光榮。而在美國NBA方面，他今年已是第七個年度參戰，設想一下他身高七呎六吋，體重二百一十磅，在籃球場上一步一腳印，也殊不簡單，從季前賽的九月底打到第二年四月十五日的正規賽，起碼是八十場的賽事，要跑遍美國東西兩岸幾十座城市，再加上季後淘汰賽，冠軍爭奪戰，奮戰到明年六月，賽程的緊密，賽事的艱辛，體力的消耗，眞是萬般艱難，姚明曾經先後出現兩次骨折，這都是被過度使用使然，我們要好好使用姚明，要節省使用姚明，讓他有成效地、細水長流地、關鍵地出賽，明年暑假結束，要讓他有個休息、喘息的機會，不宜讓他再代表中國國家隊去參賽，更不要冀望他四年後再到倫敦奧運會出賽。我們要明白，姚明能夠加入NBA，已是中國人的光榮，設想一下NBA中，個個都是虎背熊腰、體態扎實的西方硬漢，他們在球場上衝鋒陷陣的威力，一般東方人是難以匹敵的，姚明有幸以東方巨人的高度，凌駕在NBA球壇之上，中國國家隊即使缺少了姚明，影響不是那麼重大，還有很多老將新秀大派用場。若是讓姚明好好地在NBA發揮，讓他精力充沛地率領火箭隊登上NBA冠軍寶座，那將是華人在美國另一個揚眉吐氣的歷史事件，也爲中國爭光，從而提升中國人在國際體壇間的形象。這對中、美人民來說，不妨說是一個雙贏局面！

帕斯捷爾納克「卡」住了

虞非子

一九三四年六月，斯大林給帕斯捷爾納克打來電話，這個電話後來成爲帕斯捷爾納克無法解開的一個心結，困擾着這位未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因《日瓦戈醫生》蜚聲世界的俄羅斯詩人、作家。

電話起因於詩人曼德爾施塔姆的被捕。

是年五月，曼德爾施塔姆因「反詩」被便衣警察逮捕。在那首詩裡，斯大林「粗粗的手指像蛆蟲一樣油亮」，「他的開懷大笑像嘴唇上有隻蟑螂……」

曼德爾施塔姆被捕當天，詩人阿赫瑪托娃便從列寧格勒趕到莫斯科，找帕斯捷爾納克商量通過上層關係開展營救。帕斯捷爾納克當即跑去找《消息報》主編布哈林，氣憤地對他說，他不明白怎麼會不饒恕這樣一位偉大詩人所寫的幾首不大高明的詩歌，竟然把人抓去坐牢。

俄羅斯詩人帕斯捷爾納克

布哈林於是給斯大林寫了封信，結尾寫道：「連帕斯捷爾納克也感到緊張。」

斯大林很熟悉帕斯捷爾納克——他的父親曾是少數幾位獲准出入克里姆林宮並爲列寧畫像的畫家之一，斯大林本人也常常電話約見帕斯捷爾納克等作家，具體地對他們的作品作出評判。

「斯大林同志要與您通話。」——帕斯捷爾納克接過聽筒。這一次斯大林談的是曼德爾施塔姆而不是作品。斯大林說他已下達指示，曼德爾施塔姆的事情將妥善解決。

關於這個電話，帕斯捷爾納克本人並沒有留下文字記錄，現存的幾個版本都是與他比較親近的人根據他的講述記錄下來的，內容也大同小異。阿赫瑪托娃的回憶應該比較貼近當時的眞實情況——

他（斯大林）問帕斯捷爾納克為什麼不替朋友奔走。「如果我的詩人朋友遭到了不幸，我會千方百計去救他的。」帕斯捷爾納克回答說，如果不是他奔走，斯大林就不會知道這件事。「為什麼您不來找我或者找作家組織？」「作家組織從一九二七年起就不管這種事了。」「可他畢竟是您的朋友吧？」帕斯捷爾納克一時語塞。斯大林在短暫的冷場之後繼續問道：「他畢竟是位大師，大師吧？」帕斯捷爾納克回答：「這沒有意義。」

……「為什麼我們老是說曼德爾施塔姆曼德爾施塔姆，我早就想跟您談一談了。」「談什麼？」「談生與死。」斯大林掛斷了電話。

帕斯捷爾納克此後一再試圖給斯大林打電話，但「斯大林同志正忙着」，於是他只能給斯大林發了一封信……曼德爾施塔姆雖然被減輕了處罰，被「隔離並保護」着流放了三年，但事情並沒有得到「妥善解決」。一九三八年五月他再次被捕，年底死於流放地。

曼德爾施塔姆的死無疑抽緊了帕斯捷爾納克的心——很顯然，電話之後他肯定也意識到，如果他在電話中不是吞吞吐吐，而是直截了當對斯大林說，曼德爾施塔姆不僅是「大師」而且是他的「摯友」，其結局或許會有所不同。當時，的確也有人指責他沒有盡力保護曼德爾施塔姆，甚至還有人寫詩攻擊他坑了曼德爾施塔姆。

爲什麼帕斯捷爾納克在電話中「迴避」曼德爾施塔姆，甚至不切實際地提出要和斯大林談談生與死的問題呢？答案其實很簡單——帕斯捷爾納克是一個眞的詩人，「眞」是他的本質，即便人命關天，他也不會講假話；而且，眞的詩人總是傾向於或者說被規定了將思索引向「形而上」。法國詩人馬拉美曾說，「詩是一種緊要關頭的語言。」詩人帕斯捷爾納克在「緊要關頭」說的自然也只能是「詩的語言」。

因爲「眞」，所以當斯大林提到「朋友」時，帕斯捷爾納克便「一時語塞」了——他並未將曼德爾施塔姆視爲朋友。帕斯捷爾納克妻子吉娜伊達在回憶中說，「曼德爾施塔姆有時也來我們家。……他對鮑利亞（帕斯捷爾納克）說話的口氣，我無法忍受，他講話就像教授對學生那樣，很傲慢，有時甚至言語生硬尖刻。他們不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詩歌方面也都存在意見分歧。後來，鮑利亞終於贊成我的觀點，認為曼德爾施塔姆的行為令人厭惡，但對他的才華卻有充分的認識。」「我們的友情沒有再繼續下去……」阿赫瑪托娃也很清楚他倆之間的關係，她說，在莫斯科，曼德爾施塔姆「除了兩三位年輕的自然科學家，他沒有一個朋友。……帕斯捷爾納克支支吾吾，取迴避態度……」這種「支支吾吾」後來在與斯大林通話時表現爲「語塞」，也就不足爲怪了——詩人求眞。

至於帕斯捷爾納克提出要談談生與死的問題，則與斯大林的「大師」提法有關。因爲帕斯捷爾納克關注的是生命，不是某個人的的生命，而生命具有同等的價值，所以他很自然地認爲斯大林提出「大師」這個問題「沒有意義」。一九三四年，恐怖在蔓延，曼德爾施塔姆只是一個個案，因此他認爲有必要和斯大林「形而上」地談談生與死的問題了。

與斯大林談論生與死絕對是一個錯誤。早在被捕前三個月就「已經做好了死的準備」的曼德爾施塔姆，對此曾不無預言性地寫下過這樣的文字：「革命本身意味着生與死的較量，它不能容忍在進行革命時侈談什麼生與死的問題……」所以帕斯捷爾納克一談生與死，斯大林便撂下了電話——無論在「形而上」還是「形而下」的層面上，兩人都「錯位」了。

「看來，你不善於保護同志。」十多年後，帕斯捷爾納克在給情人奧爾加・伊文斯卡婭講述這段往事時說，斯大林在掛斷電話前還講過這樣一句話。

這句話是此前其他版本中所沒有的，這或許可以視爲帕斯捷爾納克十多年來的一種自責——如果當時斯大林根本沒有講過這句話。

又過了十多年，帕斯捷爾納克在回憶錄《人與事》中寫道：

「在三十年代中期，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作家大會召開之前，我的作用被誇大了……」

或許他更想說的是，那時他怎麼也救不了曼德爾施塔姆，或者說曼德爾施塔姆們。（有統計顯示，死於恐怖時期的作家不少於六百人，更不要說非作家們了。）

但面對那個曾經活生生的曼德爾施塔姆，帕斯捷爾納克終究還是難以自圓其說——即便說了，又如何能改變別人對這個電話的現實解讀呢？

也許，還是斯大林了解帕斯捷爾納克。恐怖時期，帕斯捷爾納克也曾上過黑名單，據說是斯大林的一句話救了他：

「不要觸動這個天上的人……」

斯大林很現實，而且絕對掌控着「形而下」的現實。當帕斯捷爾納克提出要和他談談生與死的問題時，斯大林看到了這個「天上的人」的天眞——絕對的「形而上」。

「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間有一道難以逾越的坎，正如「上」「下」結合便成了「卡」（qiǎ）字一樣——「天上的人」遇到了地上的問題，帕斯捷爾納克「卡」住了。

忽然想到，帕斯捷爾納克如果遇到的不是「對文學感興趣」的斯大林，而是列寧（這並不是說他對文學沒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也許就不會這麼「卡」住了——

「您該知道，政治——向來是骯髒的東西，您最好不要過問這些事。」當高爾基因友人落入契卡之手而求助於列寧時，後者的回答是那樣擲地有聲，足以振聾發聵到將高爾基拉回到「形而下」的現實中，因此高爾基雖然也生氣，但畢竟沒有「卡」住，說起這事還能「大口吐着煙」。

「押司」是什麼官

陸茂清

「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這宋江自在鄆城縣裡做押司，他刀筆精通，吏道純熟……」這是《水滸傳》第十八回宋江出場的描述。

讀者由此可知，宋江上梁山前還是個當官的，任鄆城縣的押司。由於他爲官清正，又樂於助人，因此鄆城縣裡老少皆知，一提起宋押司，無不肅然起敬。

押司是什麼官呢？其職責又是什麼？

押司是宋朝地方官府中辦理文書的胥吏即小吏，按《宋史・職官制》，府、縣兩級衙門中，設置有「押司」之職。一般來說，府衙的押司有好幾個，最多的府設八個；縣一級官府大體上設一個，也有二個甚至三個的。押司設置的多與少，依據府與縣轄區的大小、人口的多寡而定。

押司的職責，主要是管理文牘，承接上司來文，爲主官起草繕寫文告，以及上報、下發公文。這與時下地方政府的辦公室秘書大致不殊。

在宋代官場中，押司官小而無品級，是個吃苦的差使，任務繁雜又責任重大。凡轉發上司來文或頒發本縣、本府的文告，他們都須遵照主官的交代及時發出，《水滸傳》第二十回裡寫到，晁蓋等上梁山後大敗官軍，濟州府送來一紙公文，令所屬鄆城縣守禦本境，防備梁山泊賊人。鄆城知縣看了公文，令宋江即刻轉發各鄉村一體守備。宋江雖然爲晁蓋等擔心，卻也不敢怠慢，將府裡來文立成文案，行下各鄉各保。

古時尚無印刷機，下發的公文得一份又一份照抄，不許出差錯，不論是押司自己抄寫，還是交手下人抄寫，出了差錯，即使錯了一個字，也是要當罰的，起碼得負「崗位責任」。假使內容上有了出入，那就得治罪的，輕則罷官，重則坐牢。所以押司必須具備「刀筆精通，吏道純熟」的條件。

專業與愛好

易水寒

喜歡孫犁的作品是最近兩三年的事。我把幾乎所有能找到的孫犁的書都看了一遍。我無法一一總結其好處，只要開口，很容易掛一漏萬。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找一些來讀讀，若點頭微笑，和我會心對視一下，彼此就無需多說了。其實，早在中學就從課本上學過他的《荷花淀》片段，知道他是所謂的「荷花淀派」。但一聽到這派那派蘋果派，我就頭昏腦脹，辨不清東西南北，再加老師讓我們劃分段落、總結中心思想、分析寫作背景，搞得我興味索然。我以爲凡是課本中的文章都是生硬的，呆板的，面目可憎、不近人情的，順帶着連作者都成了這樣。這也讓我形成了對課堂的抵觸心理。我很少認眞聽語文課。課堂上，我不是讀小說，就是在睡覺。好在語文老師們知道我考試時一定能得高分，都會對我網開一面。

由此引出了專業和興趣的話題。一些朋友問我，你在哪所大學讀的中文系？我說，我大學讀的是經濟學。他們都奇怪，說你喜歡寫作怎麼不讀中文系？我說，正因爲喜歡寫作才沒有讀中文系。這可能是我自己最英明的一次選擇。我如果上中文課，一定會特別討厭它。而不學習它，對文字的興趣就不會消失。果然，大學四年，我的經濟專業學得一塌糊塗，等同於無。反正本來我就不喜歡，無所謂。我大量閱讀國內外名著，一心一意地爬格子，寫作上的收穫卻不小。

我很佩服那些把專業當成興趣的人，他們學的是這門專業，以後還研究這門專業，並以此爲生。他們被強行拉郎配，先結婚後戀愛，居然安之若素，乃至興趣盎然，有了大成就，你說怪不怪？反正我做不到這一點。我的理解是，你沒有系統地上這一門課，就可以完全按自己的喜好去選書，完全拋棄了課本的束縛，不受老師的誤導。興趣是第一位的，想讀什麼就讀什麼。我把這稱爲「走野路子」。野路子的「偷情」與按部就班的「談情」相比，完全要靠自己領悟，容易走彎路，也可能徹底不上路，不過，這樣你就沒有任何束縛，信馬由韁！多自然的一種狀態！

我問過兩三個朋友，竟然都有同感，他們均認爲自己的專業索然無味，根本提不起興趣來。我不知道是我們出了問題，還是教育模式本來存在問題。反正從我對孫犁的失而復得來看，課堂教育沒給我多少正面的引導。其實，課本中選的很多文章應該都是各時代的頂尖之作。在我記憶中，有一篇日本小說《一碗清湯麵》，我讀一遍就哭一遍，前兩天從網上搜出來重讀，依然熱淚盈眶。當年這只是一篇選讀文，老師沒有進行講解，幸虧老師沒講解，否則我們不但不哭，哂笑幾聲也未可知。

孫犁是重新回來了。這樣被錯過的好東西還有多少？

下一代的孩子們會錯過誰呢？

西湖船娘

燕山客

平生第一遭，姑娘坐花轎——我坐了一回西湖船娘划的船，那是在秋日的一個晚上。金風送爽，金桂飄香，橙紅橘綠，楓丹露白。涼意有別暖意，秋光不遜春光，四季佳節在今朝，最是一年好時光。這幾天，西湖景區眞可用說書人在《白蛇傳》中說的兩句話概括：「人山人海、熱鬧非凡」。作爲杭州人，就不去趕這個鬧忙了。秋涼的一日傍晚，家裡來了兩個遠方朋友，飯後，他們要逛逛西湖。我們就相約出去到了六公園。夜來，西湖在火樹銀花，燈光璀璨中，果然是靜寂了不少。走在湖濱，只見湖邊飄飄悠悠地蕩過來幾艘小船，船尾上坐着一位端正的姑娘，糯糯地招呼着我們：「幾位先生，去不去哦，乘西湖船兒看夜景？」我們看她結實的身子倚着船篙，一隻手落落大方地攤開着，像是舞會上作的那個邀請姿勢，有一種叫人不好意思拒絕的魅力。說實話，人住杭州，守着西湖，偏偏還不識坐船夜遊的滋味，不是常說「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及夜湖，夜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雪湖」麼，何況在這秋夜秋波中，有船娘舞槳，有朋友談心，有一湖相擁，有心情散漫，是有些意思的，興致馬上就像鼓起了風的帆。當下就和那姑娘議定了個「優惠價」：去「三潭印月」蕩一圈。我們踏上了船，船娘便熟練地操槳划行。清風小槳伴吳儂細語，夜色迷濛似春縕湖中，一種妙不可言的幻覺感和層次感，馬上佔據了整個心頭。船至湖心，我的那位朋友大約想應驗一下秋江水涼的情致，俯下身去，探手玩起西湖水來了。不料船身猛地一斜，不禁爲之一驚。船尾上掌舵的那位姑娘見此，大大方方地一笑說：「兩個老倌介怕水咯。」一口醇味的杭普話，叫人有一種親切的感覺。當下我們就和她們攀談了起來。原來這位姑娘，出生在「不可一日無舟楫」的古城紹興，在水鄉酒鄉的山陰道上，祖輩上都是弄船的。「南兵擅水，北兵擅騎」，難怪她划船擺槳如此弓馬嫻熟，划船像我們騎腳踏車上街一樣。記得「西湖水滑多嬌娘」，這是宋人秦少游在泛舟西湖時寫下的詩句，西湖船娘早在南宋便已著稱天下了。郁達夫曾記下西湖船娘的辛勞，詩人邵燕祥也在西湖寫下了「我急匆匆倒在柳蔭下，船娘笑我癡情渾如酒」的詩句。而今日殊不同，現在的船娘不僅有一點姿色，更有些知識。眼前這爽直的姑娘就告訴我們，去年她通過考試，考了划船技術，再考了英語對話，通過篩選，才在西湖裡承包了划船，由於多勞多得勁頭蠻足，幾十條船競爭激烈，猶如一場水戰。姑娘的淳樸與爽朗，使我們談的話越來越多。從「三潭印月」折回的途中，這姑娘好客，熱情地從艙內端出了一盤花生，叫着「土貨」、「土貨」，一個勁地要我們吃，讓我們感到愈加淳樸有味。我想，在西湖手划男船工較多的時候，像是「時勢造英雄」那樣，這些從廣闊天地裡走來的船娘，正是以自己的辛勤勞動和優良服務，取悅於遊客，使人感到西湖有一種「江山多嬌人多情」的韻味。